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疫情时期,美国大学打破了哪些常规

■郭英剑



此次世纪疫情对高校所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这个灾难性时刻,几乎所有高校的师生都在坚持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实属难能可贵。与此同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大学也应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危机,保障师生权益,使大家可以健康平安地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提前毕业,以此回应纽约州州长库莫使更多的医生更快进入卫生系统的指令。

据纽约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艾布拉姆森介绍,他们询问了约122名准备在今年毕业的医学生,看他们是否愿意从4月开始在纽约的医院实习,而不是等到7月毕业。截至第二天周三下午,已有69名学生表示自愿提前毕业。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提前三个月毕业,直接进入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之中。艾布拉姆森说,“这真是令人鼓舞,充分说明我们的学生对服务病人有一种奉献精神。”

目前,该提前毕业的计划正在等待纽约州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批准,一旦获批,这些提前毕业的学生将被安置在该地区纽约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或急诊室。艾布拉姆森表示,这些学生将成为医疗团队的一员,但绝不会要求他们做出超出其能力水平的事情。

随后,周四,位于麻州的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的医学院也都分别宣布,鉴于麻州政府要求扩大医务队伍,他们将自己的毕业日期从5月提前到4月。哈佛大学医学院随后也表示,正在“积极考虑”这一举措。

在麻州,州政府将为提前毕业的学生提供90天的临时许可证,从而使他们自动进入临床工作。此举将使该州约700名医学生至少提前八周可以有资格护理病人。

3月27日周五,哥伦比亚大学的瓦格洛斯医学院也加入了这支允许毕业生提前毕业的队伍之中。该医学院宣布其毕业日期为4月15日,而不是原定的5月20日。毕业生可以选择加入纽约当地的医院。

推迟或取消毕业典礼

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是各高校的重大活动。对于毕业生来说,则是人生中的历史性时刻。美国高校的毕业典礼,大都安排在5月。然而,疫情无疑给集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为此,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已经宣布推迟或取消今年的毕业典礼,改为在线上举行,以待来年。

3月20日,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宣布,该校历史上第369届毕业典礼将无限期推迟,此举是为阻止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巴科表示,为确保每年五月在校园开展活动的数千名哈佛成员安全,推迟决定是唯一途径。

然而,为了保证学生按时毕业,哈佛决定在5月28日,通常的毕业典礼时间——将原来的毕业典礼改为在线学位仪式。除了学校的毕业典礼之外,所有学院也会举行各自独立的毕业典礼。而这些学院的毕业典礼也都改为线上举行。

巴科表示,当疫情过去,人们可以安全聚集的时候,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举行面对面的庆祝活动。他说,届时我们不仅庆祝毕业生结业,还将感谢那些为确保我们社区的福祉而作出牺牲的人们。那个仪式将保持哈佛毕

业典礼以往的盛况和传统。

在哈佛宣布的同一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也宣布,原定5月20日的2020年毕业典礼将取消。毕业生将于5月20日获得学位,但不再有正式的典礼聚会。

到3月下旬,全美已有超过40所大学宣布推迟或取消毕业典礼。

取消大学录取“高考”成绩

我们知道,SAT与ACT是一种标准化考试,可以说是美国的“高考”。两者成绩的好坏,是进入美国大学的重要参考条件。美国高中生可以参加多次考试,然后选取其中的最佳成绩去申请大学。

然而,由于疫情的严重影响,ACT和SAT都宣布取消6月之前的所有考试,这就意味着一些高中生在秋季申请之前可能难以参加或重新参加考试。这意味着,对今年2020年秋季入学的新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算太大。因为除了提前录取外,每年的2至4月是美国高考陆续发榜的日子。但是,对于未来2021年入学的学生而言,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此,美国一些高校陆续宣布,未来将不把“高考”成绩纳入录取因素中。

据3月30日美国媒体报道,塔夫茨大学和其他一些高校都宣布,它们不会要求现在正在读高三的学生(美国高中是四年制),到明年即2021年秋季入学时,一定要提供SAT或ACT的分数。换句话说,对于高三的学生,在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申请2021年秋季入学,学校不会把SAT或ACT的分数作为考虑的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校也免除了今年高年级(即大四毕业生)申请大学时的这两项“高考”成绩。取消这些考试的学校除了塔夫茨大学外,还有波士顿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凯斯西储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系统等。

毫无疑问,对于某些申请者来说,这一变化至关重要,甚至是改变终生的变化。往大了说,也有可能改变下一代大学生的构成。据非营利组织“公平考试”宣称,在过去的一周内,大约12所大学宣布取消这两项“高考”成绩。30年来,该组织一直倡导把标准化考试改为选择性考试而非必考的运动。该组织料想不到,它所倡导的运动,在这次疫情面前,产生了意外的效果。

实际上,据该组织统计,自1969年鲍登学院决定放弃标准化考试以来,美国已经有将近1100所高校取消了此类成绩。仅在2019年,就有50所高校放弃了这项要求。取消标准化成绩的拥趸和研究人士认为,在校成绩才是大学生能否成功的更好的预测指标。而标准化考试成绩总是偏向那些来自富裕家庭、请得起家教并可重考的学生。如果取消了标准化考试,则意味着有助于学生之间的公平竞争。

2018年,芝加哥大学取消了录取新生时

对“高考”成绩的要求。该校招生办主任诺恩多夫称,现在的新生是该校历史上最为多元化的一届学生。他表示,我们打算继续这种灵活的招生程序,相信它会对学生有帮助,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疫情时代。

灵活计算课程成绩

就全球范围而言,线上教学还在进行之中,但如何对课程进行考试、如何计算分数,几乎是所有人为之头疼的问题。其中,有些高校允许一些课程成绩以“通过或不通过”来记,算是为此提供了一个选项。而这样的做法,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

但上述做法,对于想要申请奖学金或者未来想要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尚不能满足其要求。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了一份名为“为所有人”的请愿书,收集到大约9000个签名,呼吁在特殊时期,给予学生从A+到B+的评估成绩。这样的呼吁并非孤立,他们与哈佛和美国其他大学的类似活动遥相呼应。

加州大学学生会主席萨维施沃推说,人们期望学生在当下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表现出最好的学业成绩是不合理的。为此,她建议,高校应该改用更宽松的评分系统,以帮助减轻压力,并优先考虑健康和家庭。

我们不难想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拒绝了上述想法和建议,但它随后宣布的评分政策,还是表示出了相当的灵活性。例如,对于学生所选课程,可以默认为“通过或者不通过”评分制度。同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所见到的字母等级,即如果成绩通过,自己愿意以字母成绩来登录,那么,就可以自行选择是A+还是A或者B。

南加州大学虽然还是坚持以字母等级为评分标准,但还是给学生提供了灵活的选择。学生可以在4月24日之前选择是否采用通过或者不通过的评分标准。与此同时,加州大学学生会提出,要尽量给学生尽可能长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决定究竟哪个分级选项更有利。

还有一些高校,则允许未来学生重新选修在疫情期间选修过的课程,原来的(如果是较差的)成绩,可以不计入学分成绩。

疫情还在世界各地肆虐。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高校的师生都在坚持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这实属难能可贵。与此同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高校也应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危机,保障师生权益,使大家可以健康平安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这同样至关重要。

加州大学系统总校长纳波利塔诺说得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一场历史性灾难,破坏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当前面临的挑战如何,大学关键时刻都应以其灵活性,确保学生获得全面而公正的机会”。

高教观澜

疫情期间,留学生许可馨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字里行间带着讽刺和不屑的意味。“反正中国人就是喜欢把苦日子当美德呗,怎么那么贱骨头啊。”“如果我有医生朋友在武汉一线,我会希望他们临时脱逃。”她的不当言行,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愤慨。

「精神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朱应开

这阵子,留学生许可馨在网上成为热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因为言语不当、涉及辱国而被众多网友骂上热搜。

许可馨不当言论事件凸显出高校思想教育、人格教育的严重缺失。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家庭教育欠缺,受不正确价值观、留学观的影响;二是西方价值思想的侵蚀与毒害;三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四是品德评价在高校学生评优机制中的缺失。

我们发现,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也有不少“90后”“00后”拼尽全力,为抗疫作贡献。他们和许可馨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就在于他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爱与感恩教育、规则意识教育。而在许可馨的成长中,只重视了课业教育,却忽视了对她的品德教育、养成教育。

不得不指出,我国人才培养中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唯成绩论教育成为主流形式之下,素质教育已流于形式。素质教育虽已提出20多年,但始终无法摆脱应试教育“成绩至上”的桎梏。学生优秀、教师教学能力强不强、学校办学水平高不高,都看重学生成绩,进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德育、美育、劳动教育。

二是学校智力教育抓得很到位,德育却出了问题。事件发生以后,其本科学校马上回复,对她的言论同样表示震惊,反对她的言论。但是,这样一名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肯定也会暴露出其思想品德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当时有无及时发现?不得不说,现在一些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侧重于成绩,侧重于专业技能,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人格养成的教育。

许可馨让笔者想起之前厦门大学同样“优秀毕业生”保研的田佳良,一样的爱国、一样是所谓的“优秀学生”。此类事件频频发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无做到位?对于优秀学生的评价机制是否存在漏洞?高校又该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人格教育,正确培养学生的“三观”?

首先,必须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许可馨事件给高校敲响警钟,教育不能一味注重成绩,而忽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一个不热爱祖国、道德品行败坏、人格素养低下的人,成绩再好,再优秀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近年来出现的高学历、低道德的案例还有很多,诸如澳洲“跑步女”、留美博士“拉闸”停高铁、博士霸座等。如果高校还是走老路,一味追求学生成绩,忽视德育,这一次是许可馨,下次还会有“林可馨”“王可馨”“陈可馨”。加强思想教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抵制不良思想对我国青年学生的侵蚀与毒害,坚定他们正确的理想信念。

其次,必须健全出国公派留学生资格审查制度。许可馨自称是“国家公派留学生”,后虽经查证并不属实,但这也提醒我们,国家在审核公派留学生出国材料时,一定要严把审核关。在注重学习成绩的同时,加大品德分值,对于那些道德素质低下、“三观”不正的留学生更要严惩,以防未来更多“许可馨”“豌豆公主们”出现。

许可馨事件告诉我们“精神成人”比成才更重要。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时,除了给予专业技能的培养教育,更要注重帮助他们“精神成人”——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让他们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能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成为一个有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品德良好、本领过硬、身心健康的“大写”的人。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教师)



传统商学院的未来将向何处去,我们应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颠覆,还是被颠覆。

以“商学+”解答传统商学院“终极之问”

■魏江

进入21世纪,全球商学院都在深入思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以商学院的MBA教育项目为例。中国MBA教育经历近30年的发展,成绩斐然。但同时,国内对MBA教育的批评从未间断过。

那么,商学院管理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问题不是商学院不努力,也不是社会不需要管理人才,而是商学院还不够努力,商学教育模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传统商学院的未来将向何处去,我们应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颠覆,还是被颠覆。换言之,究竟我们是等着被非主流商学院颠覆,还是我们自行变革、自我颠覆。

商学院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作为传统商学院,我们常常反思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商学院为什么存在、商学院要往哪里去、未来商学院如何发展。这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商学院的使命、目标和战略行动。

首先,我们要直面“商学院为什么存在”的理由。我们应该自问三个问题:

第一,商学院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当评价商学院的排名时,评价商学院教师的水平时,评价商学院产出的成果时,我们发现第一指标、核心指标就是期刊论文。我们暂且不去争论“论文至上”是否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商学院把“论文产出”作为第一价值贡献时,自然不会把培养符合经济社会需求的人才放在第一位。

第二,商学院的核心资源是什么。笔者做过多次实验,让学生做选择:如果商学院不提供学历、学位,你们还会花钱来商学院读书吗?他

们几乎全部回答“不会”。由此可见,传统商学院的核心资源是政府授予的提供学历、学位的能力。因此,作为“学位供应商”的传统商学院,自然会把满足国家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第三,商学院的边界是什么。当我们直面“传统商学院最关心什么边界”时,毫无例外是“学科边界”。可是,学科边界在由问题驱动且跨学科的现实管理中却是微不足道的。问题的症结由此得出,因为从学科利益出发,所以培养学生的课程体系才会被扯得支离破碎,任课教师才会被固化在一个系或学院的边界内。可想而知,这样的制度设计怎么能培养出符合实际需要的管理人才呢?

只有解决了以上三个子问题,才能理清商学院的使命。

其次,要回答“商学院往哪里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乎目标与愿景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建成什么样的商学院。

当前,国内流行按照西方模式或国内一流大学的模式来办中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如果我们逆向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学习湖畔大学、混沌大学、青藤学堂的创新理念,结合自身实际,办个综合型大学中的独特商学院?显然,照搬西方模式是行不通的。若商学院培养的学生缺失理论底蕴和科学素养,单纯以应用技能为导向,试问,如何才能出现中国的管理理论?如何才能培养出中国的管理思想家和领袖型人才?

传统商学院管理教育究竟应该往何处去?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明确。一是要培养优秀的、有独特文化印记的人才;二是要能为中国或者世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三是要做出能解决问

题的高水平研究。商学院要回到现实管理中去,要回到人才培养的初心上去。这是根本性目标。

最后,要回答“未来商学院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如何从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角度,来谋划未来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布局。

商学院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首要问题是转变商学院管理者和教师的理念和价值观。时移势易,大学教授的职责已经不仅仅是承担授业解惑这些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工作,更应该是传道,是启迪智慧,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那么,未来商学院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商学院项目化运作、商学院教授的激励陷阱、商学院组织的体系僵化等系列问题?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打破科层结构和官僚治理,构建平台化、网络化组织体系;需要我们打破院系和学科之间的篱笆墙,构建开放式、平台型生态体系;需要我们打破专业和课程相互隔离的格局,建立全人化、素质型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对三个基本问题的剖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下商学院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与实践脱节,也不仅仅是与中国脱节,而是与现实渐行渐远。我们确实到了该改变的时候。

“商学+”:人才培养体系新范式

对商学院来说,要回答好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就是要认清人才需求趋势,通过改变自己,培养出满足需求的优秀管理人才。而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转变培养制度和培养组织,建立新的组织形式。

一是开放式组织边界。商学院不是封闭的组织,而是跨学科边界、跨区域边界、跨国界边界。面向未来人才发展需求的商学院必将是分

布式、交互式、无边界的,招生是开放的,培养过程是开放的,办学主体是开放的,师资选拔是开放的。

二是网络型组织结构。商学院组织体系应采取“平台+项目”的发展模式。商学院内各种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通过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而集聚。比如,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捐赠者、企业等投入资金;由来自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专家学者参与商学教学,通过不同学科和院系之间相互协同,形成“商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人文学院+工程学院+……”的学科共融、共赢共生、协同发展的网络格局。

三是学生主导型学习模式。今天的学生已不再接受知识主导型的学习模式,而是智能启发式的学习模式。数字时代下,学生获取信息、知识非常便捷,如果再引导他们采用传统象牙塔式学习模式,老师只讲基本概念、基本模型等这类在静态社会中所形成的管理知识,商学院就越来越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培养领袖型人才和管理科学家而存在的商学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导,将教师的价值从技能培训师、知识传播者转化为组织者、协同者和网络的中心节点。

四是人机共智型教学模式。靠一本教案吃了几年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将被彻底颠覆。教师的职业将迎来革命性变革,包括教师的思维方式、认知理念、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培养流程、培养主体等将迎来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虽然,这种变革会遇到传统商学院办学模式的强力抵抗,但只有时代的商学院,没有不变的商学院,传统僵化的商学院将会离我们渐行渐远。

(作者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